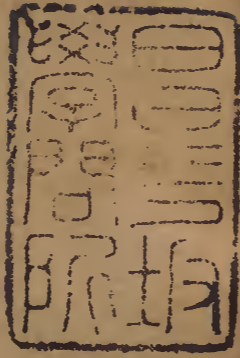


南齊書



漢書門		
五〇三七	函	號
六六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三七	冊	號
六六	架	冊

自五十一
至五十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37
冊數	6 (6)	
函號	280	39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主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

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

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

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

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

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錐邑天子置畿內之民

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一中晉南遷事移威苑近郡名邦多有

淺草文庫

西川電圖
氏雷圖印

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
寵二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
明御寓禮舊爲是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
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
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
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
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
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
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
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

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
義晉熙王寶高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
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
都督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
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
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東昏卽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
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
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
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徂虜將軍領石

南齊書 卷五十一
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
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遷為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
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為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
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
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珍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俠之諮議柳澄分部軍眾乘八摑輿手
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往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
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
玄投逃奔數日乃出帝召人後堂以步部裹之令羣小數千人鳴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為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為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
為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
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為
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東昏即位為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
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為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

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
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北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
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
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
以啟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
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
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
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是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領琅邪城永元元年爲侍節都督南北徐
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

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

事

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一年謀
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
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
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
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
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
難曾不悟執柯所指附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軍主征討木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

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獻謹言二年叔業上疏曰夫趙趙雍齊亂於漢世譙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

西川屯同園
氏園同南前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
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三
嶠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
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
參軍高宗為豫州叔業為右軍司馬加
守七年為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
為佐數年九年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
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
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
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
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
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
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
虔茲蠹威令既行民夷必
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
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
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
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
留為晉安王征北諮議領
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
任叔業以為心腹使領軍
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
外二城尅之賊眾赴水死

甚眾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
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
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
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
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
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
滿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
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
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
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
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
獲其節虜又遣偽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
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
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
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昌縣伯五百戶仍為持
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
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
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
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
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
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
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
守偽徐州刺史廣陵王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
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
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
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
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
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
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
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
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
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
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
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
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
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
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
竝爲直閣殿內驅使虜禍至棄母奔壽陽
舍人裴長穆宣言許停
襲徐世檨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
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
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
業等還質京師明年進
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

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命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
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
西討頓軍小岷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
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
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
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
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
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
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
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
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

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救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

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鄂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
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
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
城王元勳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
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
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
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
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
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
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
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
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
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
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
慧景南出過關溝軍人踏
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
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
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眾
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
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
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
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
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

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
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勢號令慧景俯首而已帝既誅戮
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
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
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
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
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
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
託之重勿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
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
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
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

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官從蔣山龍尾

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不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
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
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日久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
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且進戰
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
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運詣城降慧景眾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
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
爲營壘及走眾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鱖魚
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
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
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頗輕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于敬則首訴明帝曰
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
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
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
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
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
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
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
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
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
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
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子然之舜董叡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

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緘介之屈尚望陛下
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
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
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
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
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
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
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
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
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
近得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
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
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
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
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
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
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
軍臣行○宋
本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違違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
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
而不爲陛下督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
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
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
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
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
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
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令闕之旨
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衰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
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
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難地猶以春秋之義有
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
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
竝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
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
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跡之客實可刺由又何况
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妄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
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
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

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
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可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令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
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
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
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
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

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
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
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
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
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
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
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
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
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
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
啟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
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
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王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
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
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
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
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

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
其不能守賊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
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
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領一國之衆攻十
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
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徃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
以築城者外示矜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
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
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
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
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千餘人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憐惡覓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躍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鼙謹於官寢戈戟踣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舡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闕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創戈官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
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邃之
祖冲之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邃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奚中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
仕郡為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
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為州主簿
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
闇霜深高殿寒帝櫬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為剡烏程
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為吳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
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為尚書三公郎建
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
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
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等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為鎮南長史尋陽

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不北雜本去不字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

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北雜本參時字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

甚盛入齊頗減蓬髮滿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

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

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

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

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

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
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
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
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太祖賞愛之遷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
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
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曰餽載五行改曰餽入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勗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
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
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
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
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
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
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
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
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斃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彬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
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
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溫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
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深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耗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滯瘞
涓濩無時怨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
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
指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
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
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倣狗性險而出背指
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
斗唯唯浮羣開水維朝繼夕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
問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
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
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廷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
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
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
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

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救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開於量事廢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于齡出叛當此之時心齊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授名朱雀者愚智空聞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

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搗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塗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救旨空然泥沈詎其荷啟塵末皆是白起操牘

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釋逸翰赴尉羅
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斃遂乃棄
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
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劍如
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
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
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
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
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
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
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

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
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
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
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
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
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
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
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之明殿令拜表奏
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
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
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容粲自
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入事嘗餓五日不得

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
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為袁粲所知著書未成卒潁川庾銑善
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
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
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為文
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
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世呼為永明體宮商厥與約書曰范
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
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
來此祕未覩或闡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
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
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
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闡與理合則美詠清
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
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
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闡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
談操未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
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闕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始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口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不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不

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觀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衡文之服比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
勵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災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亂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棹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貴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卷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
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
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

欲試以百選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
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
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
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
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
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
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
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北齊泥三百餘事在厨籠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
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塹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宜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遂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遂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

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軌度惟新以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刑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以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涿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守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爰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就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

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訓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邾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

一邇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邾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四字來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

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惑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
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
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
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
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
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
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文
惠太子東宮見冲之曆法啟世祖施行文惠尋苑事又寢轉長水

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冲
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冲之
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
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于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
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
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
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
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救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
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

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容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

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桮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乎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舊發

製獨秀眾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
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
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
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林鮑後出咸亦
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摠而為論略有三
體一則放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宋本
准的而疎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
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
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
之遺烈也二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

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僧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
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胷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字
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
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未暮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

及古明一

西川中興
氏蘭開

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
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
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
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
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絃
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姦急征役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
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
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
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
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

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
有稱琰尤明察又著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掩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
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闕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
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
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
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
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
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
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
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

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更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日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飭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壽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

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餽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

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餽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淵歎曰虞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還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餽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

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北魏本化穎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與二州中正懷慰

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為吏民

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

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郎參軍昭

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

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

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

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准的經

詔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人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

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

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

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

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

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

自稱龔聖人以此惑眾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

貧龔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

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

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

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德
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
子裴妃須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
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詭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
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
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甚謂憲曰卿廣州刺史
才也補烏程令其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
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
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
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
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

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
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啟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
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
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
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長史廣陵太守西
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
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
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
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
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
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
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
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
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
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盡用錢六十萬有謾惠
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
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初
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
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
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
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
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

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
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
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
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
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
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
理而朞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
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
義吏之不減固非由此趨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
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郇隱歸仁枉直交替寬猛代

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游古閣

七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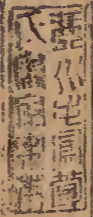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驥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
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
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大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
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
峯出北集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果志遠道北集未或非
然合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
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
今十餘子者仕不未聞退不譏命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

軌操故綴為高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征虜參軍
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
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
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
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
人乃可慙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
日甦紆清塵亦願助為警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
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
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封芝桂借

訪蒞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相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討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葺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敕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

幽貞之操宜加資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笏擗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其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

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

士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

綏懷蠻蠻土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

赴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

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討遂

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

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

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

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

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

糠自照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

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

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

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

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

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

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

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

製義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

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

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

表曰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

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

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

育物搜揚反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

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

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

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

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

矣請從此退是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

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徃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

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

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沐有鳴臬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虛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眈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卽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糜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且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盱食舊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旌責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謙言歡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永明

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尸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忘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一家立教旣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者夷曼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口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士儒林之宗

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
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
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
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
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擗紳諸華之容
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
殯榔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
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
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
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
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

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
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
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
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
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
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
洎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
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除
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傳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
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
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
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

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
以禮北齊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噬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
而意黨道教宋司徒哀繫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
恒星隱照誕降之應爭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
有可存者依日末光忽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
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取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
為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
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
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后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
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
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

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
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
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
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
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
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
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
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
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
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
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
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

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丁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

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玄絕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

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而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思胤為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觀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

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

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
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
求母王氏為父所害求
為太子洗馬不就隱居
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
亦國華不賴舅氏違郵
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
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
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欲結裳為袴與崔慧景
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
叔見親寵明帝即位胤
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誠永

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
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
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為揚州
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
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佐非其
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
十奏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巨歲
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
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
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
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

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
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
常侍太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
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
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
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遣
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
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
蚪答曰蚪四節臥病三
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疑心出累非家間樹下

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
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
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

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
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
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末卒
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
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
陽吳郡永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
泰始中妻亡還吳墓舊墓除中書郎不拜
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為
除永嘉太守求待十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
輒拜席耳珍未嘗先食
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司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
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
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
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
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
甚佳榮緒惇愛五經謂
教誠竝有禮敬之儀因
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

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
為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
兄弟以此無官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
不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
請人曰我作齊書已竟云淵既世族儉
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
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
遺點稻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
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有儒
宅名為小山隆昌中為中書令以皇后從
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為散騎常侍

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
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
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

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
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

左氏春秋太祖為領軍
主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

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
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辟蚪為別駕與同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
書禮請蚪等各修淺客而不膺辟命永明

為宋文帝挽郎解褐箸
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

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
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

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
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

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
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沫泗稷館之辯退不

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
之節遠澤既灑仁冕先著謹收樵牧之嫌

敬加軾憲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
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

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
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

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

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
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
陵祖攷巴郡太守父道驥

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
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

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
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

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
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

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
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

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
題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

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徒
薄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
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

間歎曰家貧親老不釋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
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
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
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
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
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
先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甯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
社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
玄武司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
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

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
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
頂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瘦易劉
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王鎮遣別駕宗哲致勞
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
不就卒測善畫自圖沈籍遇蘓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
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經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
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
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於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
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
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爲劉毅衛軍參

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

恬靜閉意榮宦宋本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

而為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

歡同契始寧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太守遣

儒士劉瓛入東為暉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

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

以通懇勲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悛太子

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素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

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

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

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慾麻

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

徵著作郎永元二年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

食守操終老篤學不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

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

養身靜嘿之所致也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

死而縱禮矯偽乃自武康人也祖膺晉太中大夫麟士少好學家

州刺史曇慶子亦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

詔徵前南郡國常侍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

二年徵通直郎顒字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

吳苞字天蓋濮陽郵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聚徒教學冠黃葛巾宋本目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

濮陽吳苞栖志穹谷宋本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不就始安王遙光右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
咸歸之以壽終魯國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
竝非所好自廬陵郡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
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蠟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
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
不輟叔父璠之與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
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
竝加禮辟伯珍應召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
申以素交吳郡顧歡心翰雅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
之好釋氏老莊兼明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過曲木之下趨而避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二年

朝則品谷含權辟麟徵太子舍人竝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
曰莊生持釣豈為白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
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
蔡不知名山中養鼠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之謫仙不知所終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
五經訪舉學士縣以沈顛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
少時麟士稱疾歸鄉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
能景行坐忘何為不竹塵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
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

答也隱居餘于吳差衛江祐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止其側麟士重陸陸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人致意麟士曰明府

疲病必欲節渾沌以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請不就永明六年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吳興沈麟士英風夙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家世孤貧藜藿不給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元早卒孤姪數四攝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以來聘召仍疊玉質道術歲常早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能孚朝規於邊鄙播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此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北雅本柏山多龍鬚多雅字

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

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

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祥議曹從事不就

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

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者禮摺遺三十卷

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街獸毒螫者皆避

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

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高之賊破郡文惠

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少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

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

大士之立言也探機和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心為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惟機但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為奎井豈侯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鹿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梗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

情疑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離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為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為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為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鷄鳴為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

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
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期道之
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卷五十四

南齊書卷五十五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叔明

樂頤

江泌

杜栢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為用不謝始庶之 喬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墮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

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踈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與州刺史元孫北使虜聞之曰崔邪利摸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竝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食減食以供母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弟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峻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塚上開數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

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蒙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菰半畝朝採菰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

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飢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村里比屋饑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塚禭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土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俊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

癯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息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八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聞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晝采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蠟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

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竝卒各有一子欣之
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
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
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
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
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
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勃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
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啟太祖用爲長史帶梁
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
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
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

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
弘華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竝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
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竝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
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天客以營冢槨從祖弟
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
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
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
處一帳歿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
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晉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
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
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爭年五十卒又有何伯

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榮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德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郵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年長不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

所居爲孝行里
解稱於鄉里謙之年
方燎火所焚同產姊
娶永明中刃殺幼方
室劉璉司徒左西掾

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寬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竝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暉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暉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權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謀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

任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
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
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
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原府參
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
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
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
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
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
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
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與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

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
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
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
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斛藜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鴈門解
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弟兄平分母病經
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
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卽
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斫屨夜讀
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義衣弊北羅本有恐字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
間終身無復虱於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
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

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
隱郵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
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
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
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
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
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
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
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
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
以令方古古人何責栖出
飲酒各儒貴遊多敬待之
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
微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
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劣
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
中書郎周顥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
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

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
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敷致禮
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
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
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
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
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
禪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黠見
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
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
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
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
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
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
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
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
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
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
開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

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
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
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元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
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
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
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問變里問餼存牢
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終

西川毛鳳麟
氏庸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侍臣

紀僧真

劉孫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侍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
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矣周侯伯專命桓文霸王至于戰國
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
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天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

西川毛鳳麟
氏庸

信倖唯均中書之職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
權及在中朝猶為重寄准歸任上司苟勗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
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
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竝出寒門
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
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
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顛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
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獻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
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内舍
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十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
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
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

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
嘗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
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
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顥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
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
謂僧真曰我子弟兒在者竝無異才政是口耳僧真憶其言乃請
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
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
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
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後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
命僧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上將

人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啟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欲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啟曰主上雖復狂曩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曰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欲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啟石頭平上出以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

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冬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鉢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沘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寧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盼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

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
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啟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
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長史年
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
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
虜圍胸山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
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泰始中為主書
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
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旦呼

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令天地重開是
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今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
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為
海鹽令太祖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
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為
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
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
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
欲脩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謫役東民丁隨寓之為逆者上
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
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遷游擊
將軍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

系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
劉係宗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
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齊幹扶侍孝武
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
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出家得爲道人明
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
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
中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
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
建元初度東官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官通事舍人世祖卽位仍爲
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

明年詔曰褚法亮近在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
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
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
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
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
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
江陵刑賞處分皆稱收斷決軍還上憐法亮被責少時親
任如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
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竝居西殿高宗卽位住東齋開陰室
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除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
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
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

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齊幹

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

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

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

舍人竝見親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

爲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

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

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

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

事隨監莫脩宗上郢世祖鎮益城拒

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

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

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

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卽以爲刺史永

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

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

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

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監功作

視甚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

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

通事而已無權判徽浮粗有筆札建

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踈入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軀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柱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巨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式候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駑輦駁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

傷民於此爲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旣貴且富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

石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為屠各胡

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

琨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

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

索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

還陰山為單于領匈奴諸部泰

元元年符堅遣偽并州刺史符落

代犍破龍庭禽犍還長安為立

七教犍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

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

元犍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子珪

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

領其部後稍疆盛隆安元年珪破

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

魏年號天瑞追謚魏烈祖文平皇

帝璉死謚道武皇帝子末末立

年號太常死謚明元皇帝子燾字

魏虜

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竝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燾死謚太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謚晃景穆皇帝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引字萬民立年號天和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牆門不施屋城又無壘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初姚興

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僞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官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

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又置九豆和官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戍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繩索備傾倒軛車

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雜綵幟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鑪琉璃鉢金碗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礫雄雞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竝設削泥采圓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黃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

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
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
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升明之世虜使歲通
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
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
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
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爲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宛
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
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
柴供給城內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
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
海船艦至夜合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

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
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
又讓故竝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虜亭爲平虜亭
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
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
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
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略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
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洲州置二軍
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
軍徐浦置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
荒人桓天生說沙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於淮邊
獵而去及壽春推敗朐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

不敢進造與偽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
得還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
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
欲示以威懷遣使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
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晉匡戰貽厥子孫
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
事宜故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
仁天識弘遠少為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
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
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雷
行廢立之事表梁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
戮方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

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管丘表海實為大國
宋朝光啟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
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
懸之黃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殷靈誕苟昭先在虜
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
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為劉昶司馬不護僧朗
至北虜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誓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
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
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若於會刺殺僧朗虎即收奉
君誅之殞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
具以啟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
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

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
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隣五隣爲里五里爲黨四年造戶
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澤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
州陝州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東荊州南豫州西兗州東兗州南
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
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與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
北比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雁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
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
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爲虜所
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
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愨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功桓天生與輔
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先

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誥十八篇
僞左僕射李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城所
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
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略遊河北至此年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
發封墓誰因嗚呼分土北雍本胡不我臣宏以己巳歲立圓兵方澤
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冰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
號爲索于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九年遣
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清河
崔元祖啟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
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闈豈可令甌鄉之鄙取象天宮
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
虜官室制度皆從其出初佛狸討弔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

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
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
年道人法秀與苟兒王阿辱珮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
鐵鎖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合骨肉不
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偽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
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偽詔
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曠曜望舒亦須五星
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
圖罪逆招禍掩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勅造明堂
之樣卿所制體合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
世之林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稜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
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官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新

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臈前儺唯年一
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袷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
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
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卽
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
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
宏西郊卽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
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
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
容百人坐謂之爲織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
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
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

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慙出元凱爲雍州長史
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石
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
明劉思敷反命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
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王上方弘
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旣與輯和何容二三其德壇場之言差不
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宋本作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瀆思冲曰我
國之疆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旣結
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
也幼明曰卿未有子反之急詎求登牀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徐
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
揚徐州民丁廣說召募北地人支西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

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西攻獲僞
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名自保壁望朝廷救
其兵宏遣弟僞河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西迎
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
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王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
應接西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聞
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督徐青齊三州諸
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
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
誓清江稜志廓衝靄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
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軻休馬
華陽戢戈蒿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於無窮恢盛業

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
令并遣使弔國諱遣偽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西廣
等竝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敬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
宏稱字玄覽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眾降以爲督洛州軍事
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
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
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
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
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郗阿婆出南陽向沙塢築壘開溝爲
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
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
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氍毹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

三郎易刺真槩多白真吒鐵騎爲羣前後相按步軍皆烏楯槩綴
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
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
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
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
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蕭奔虜宏以爲
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遣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
史蕭誕拒戰虜築圍漸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并力攻城城中負楯
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逆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
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梁王
間道先進與太子右率肅誅輔國將軍徐玄慶荊州軍主魯休烈
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

崔恭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昶肅棄圍引
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
樓僞東海太守江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
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竝拔之宏
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
成公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數千
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
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梁
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
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
敗英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固守
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

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
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
虜運道氏卽舉衆攻破虜歷城畢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成僞
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公
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氏楊覆之及義軍主徐曜
甫迎戰於黃巨大敗奔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
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氏衆
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舍潰截竹煮米於馬
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
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
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懣寧朔將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航
竝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懣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時僞洛州刺

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
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
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
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
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
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
馮有寵日夜讒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
馬三千疋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臯城
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
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
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
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馬翊公目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

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以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
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祗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
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
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圍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
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後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
久今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
首無容不先改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
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三
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
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
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
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

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
武帝所採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
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
邊氓遂見陵突既荷國恩聊爾撲掃回已而言應略此責宏引軍
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班
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
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王元禧彭城王
元勳常侍王元嵩寶掌主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
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
王軍朱色鼓公侯綠鼓伯子男黑色鼓竝有鼙角吹唇沸地宏
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門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
遣軍主直閤將軍胡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楮陽城軍上鮑

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八守黃瑤起成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
戰鬪不息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爲獨自取糜碎思忌
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虎遣
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
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河北大震
湖陽戍主蔡道福楮陽城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
起及軍主鮑舉從陽太守席謙竝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
人鬻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
清河人既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
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翊太守
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
刀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開

關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眾南攻破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魯陽恪至黜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第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失志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頗授徐越二州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

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王愷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愷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說愷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北河走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愷又不從靈祐疑愷反已卽馳告恪愷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度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郎兵討愷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豐阻
兵事興東晉一庾籍元虜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
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
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
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
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
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
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
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
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鬪深壘結
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
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北

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邑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
靜疆場之民竝安堵而息窺覲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
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疾難復豈非此之驗
乎建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
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
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途數百
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
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眾親自凌殄旄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儒
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垣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遣
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河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
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未休死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
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固

中國之所短也

贊曰天立勃胡竊有帝圖即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病并邑焚劫

西川世鳳蘭
氏國南南

西川世鳳蘭
氏國南南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田治生為威山侯梅加羊為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辰曆改物舊冊杓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贊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為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建元二年虜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苟元

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沮百方若殺略百餘人北上黃蠻文勉
德寇汝陽太守戴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荊州刺
史豫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伍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陽勉德請降
收其部落使戍汝陽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
汶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
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時割以爲郡西北接襄城南接巴巫二邊竝山蠻凶盛據險爲寇
賊宋泰始以來巴建
蠻向宗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討不剋晉天興三年建平
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
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竝親晉王賜以朝服宗
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其武陵西溪蠻田思颺寇抄內
史于文和討之引軍深入蠻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

明五百人將湘州蠻兵召千人救之思颺與文和拒戰中弩矢死
蠻衆以城降承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
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若宗頭夜燒
若退走三年湘川蠻陳雙李答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
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平五年雍司蠻與虜通助荒人
桓天生爲亂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嗣路爲試守北遂
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驥王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
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僧旭發民丁遣賈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
丁村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及器仗有司
奏免官西陽蠻田蓋宗沈攸之時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
閭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蓋宗攻司州龍城
戍爲戍主朱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以金

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三年遣使貢獻乘船汎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疆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宥從僕射劉思敷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鑿塵况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敷謂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敷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相亞

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麗俗服窮袴冠析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卽古弁之遺像也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

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
可謂杆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
思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竝列今假
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
効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款有素文武
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

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寧

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
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
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太始中
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
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况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
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
志行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萬執志周密屢
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竝賜軍號除太守爲使
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
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懃誠著遐表滄路
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
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

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卽位章綬等王銅虎竹符曰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王姐瑾等竝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梨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勲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道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

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竝賜軍號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

檀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蕞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大戎區栗城獲金寶無算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崇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未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篋等物詔曰林十蠢尔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買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

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山川善鬪吹海蠶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君爲婆羅門群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婿女嫁者迎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率婿與婦握手相付呪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壅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區栗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蠻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卽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

填娶以爲妻惡其躰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
至王槃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慕立殺蔓子金
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鏡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
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宋世
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
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開
道得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天竺
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啟曰
天化撫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依願聖主尊體起居康御皇太子
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隣境士庶萬國歸
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
四氣調和道俗濟濟竝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

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
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
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
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仗如
聽其所說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躉奉見尊
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竝得皆蒙恩祐是以
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
并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
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委臣免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
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誓天不容載伏
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北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
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

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啟伏聞林邑
頓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
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
下若欲別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
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
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令輕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啟
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啟聞伏願愍所啟并獻金鏤
龍玉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搭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錠二口
瑋瑁檳榔杵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
常降於摩躡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闢感攝
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躡吉樹敷嘉榮摩醯
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

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
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狀六道
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旣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
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
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
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
共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
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
殊宜剪討彼雖介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
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于戈王旣款列忠到
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乘服寔惟國典勉立殊効以
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闕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

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慧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
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
自蔽鍛金鑲鑽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
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
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豨爲
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鑲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
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
直者入卽不沈不直者卽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
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
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刺
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比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病死從
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文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

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
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
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
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
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效年獻十二隊純銀兜
鍪及孔雀毘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聞道自湘川還朝六年
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
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
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贖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
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
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
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

至嶺而卒法乘清河入昇明中為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
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入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
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為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
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
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
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壇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夷海外碣石扶
桑南域景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竝亦來王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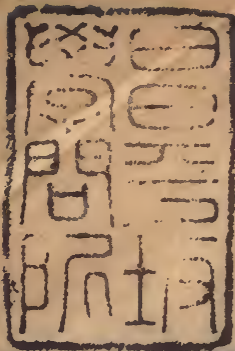
量廣始登疑

西川忠國

李百藥北齊書凡五十篇總五十卷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皇明崇禎十有一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夏五日

三
十
日

本
年
八
月

...

